



從不把餛飩飯剩菜隨意扔棄，總是親自淘洗干淨後燒開吃了；還風趣地對我們說，吃這種飯菜最養人。現在回憶起來，此話中包含着多少深意啊。父親最敬重出家人，即使是小沙彌他也奉若菩薩；他常對我們說，不論高低貴賤，也不論年紀大小，只要是出家人就要禮敬之，有能力時就要供養之。記得他經常熱情接待各地來向他求學的法師們，並經常將各種書籍贈送他們。即使在父親入獄前數日，道岸法師來舍下請教經文，談至深夜，意猶未盡，父親毫無怠意；致使在得知父親入獄的消息時，道岸法師失聲痛哭，許多法師都淚下潸然。還記得圓瑛公在病重時，父親每日要親自為他老注射針藥並為他老洗腳按摩，從無懈怠……。每憶及此，心如刀絞，痛澈肺腑。我們已有半年多未見到父親了。我們是多麼盼望早日見到他老人家啊！我們每天在焦慮與期待中煎熬着。不久，我們終於接到了探監的通知。母親忙着為父親準備食品及鞋襪衣帽之類的東西，而我們激動異常，坐寤不安，各自編織着與父親見面時的情景。記得在探監前的那一晚上，大家都澈夜未眠；母親不時起來看鐘點，天還未亮，母親就叫起了我們。唯怕驚動鄰里，我們屏息靜氣，躡手躡腳魚貫而行。街上靜悄悄，寂無人聲，昏暗的街燈照射着我們匆匆的身影更覺淒涼。當我們來到座落在提籃橋上的上海監獄時，只見探監的人已排成長龍；或蹲着，或坐着，每個人的臉上一片愁雲。我們又冷又餓，但不願使母親煩心，都默默無語地依秩排着隊。我們在寒風中足足等了三個小時，真真領略了「料峭春風寒澈骨」的滋味。當接見開始時，整個大廳內一片嘈雜；哭泣聲，呼喊聲連成一片，情景是如此淒惻，令人心酸。我們焦急地在指定的地方企盼着父親的到來。在擠擁的人流中，只見父親高大的身影在一位警務人員的帶領下來到了我們面前。他還是穿着那一身黑色的中山服，但或許是常久不見太陽的緣故，他的臉色是如此的蒼白，遂與黑色的衣服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半年多不見了，父親顯得蒼老、消

瘦了許多；但他還是那樣從容，那樣坦然。我們凝視着父親慈祥的臉容，哽咽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倒還是父親像平常一樣地與我們談笑風生起來。父親一輩子教書育人。早年執教於黃埔，後又在大學、中學做過校長，當過教員，極能掌握人的心理。他向我們問起了隴海沿綫的一路風光，問起了我們在塞外的生活，他問得是那樣的自然，對中國的山川地貌，風土人情是那樣的熟悉，立即使我們興奮起來，也使我們忘却了身在何處，仿佛又回到了過去在家時那種融融歡樂之中。當我們告訴他那部木刻大藏經以及那部明版十三經被佛敎書局收買去的消息時，他臉上掠過一絲難以覺察的淒傷表情，但他仍談笑風生，說這樣更利於保存，避免損壞。但我深知，此兩大部經藉對父親來說是何等珍貴，他陪伴了父親幾十年，即使在兵荒馬亂中也隨身攜帶，不曾離棄，而且經常翻閱，經常抄寫；他還經常告誡我要悉心愛惜，要用心研讀。……我們忘却了地點，忘却了時間，喋喋不休地向父親傾訴着一切。當警務人員告訴時間快到了時，我們的心一陣痙攣。父親回眸望着母親歉疚地說：「您辛苦了，要多多保重」。並迴視我們說要孝順母親，並再三告誡：不要忘記每天的功課。我們都深知此功課兩字的含義。當告別的時候，我們都禁不住失聲痛哭，但父親仍說着笑話，若無其事。他緊緊地握過每個人的手，再一次向我們瞥過了一絲含淒苦的微笑，我看到了他慈祥的雙目中那晶瑩的亮光，看到了他轉身往回走時拭抹眼淚漸去漸遠的身影。決沒想到，此一別竟成永訣，此一別再也看不到敬愛的父親。

卅多年過去了，倉海桑田，世事變幻。父親的冤案早已平反，但我始終不會忘記這歷史的悲哀，始終不會忘記父親教我的涓涓恩情。與父親最後一訣時的哀傷情景時時刺痛我的心。

(完)